

崔文华
李昆 著

文学史构成论

东方出版社

文学史构成论

崔文华 李 昆 著

东方出版社

文学史构成论

WENXUESHIGOUCHENGLUN

作者/崔文华 李昆著

责任编辑/乔还田

封面设计/吕品田

版式设计/丁 洋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怀柔县黄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120000

版次/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224-8/K·55 定价2.80 元

序

当站在某一个现时条件下看待往昔的自在态文学史时，这个文学史的全部声音、色彩、具象的实体运动等等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符号化凝固遗留的“痕迹”。幸运的是，文学本史中的主要生产品是以纯粹符号化的方式创造成的文学作品。这或许是文学史在自我留存方面优于其它任何“史”的特性。但并不因此文学史就很容易“写定”。文学史象所有的史一样，永远不可能写定。这当中除了史料增减、确定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一个写史的现实条件所依凭的文化价值参照系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而必然是历时地不断更替的。面对同一个文学史事实，处在不同的文化价值参照系中，就会作出不同的意义评估。这不是改变文学史事实的时间序列及客体已有的实在空间结构，而是必然发生的对历史的时间超越使我们被“抛入”了一个不得不“超越”历史的地位。一切不同以往的评价与已知材料意义序列便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无可挽回的“超越”基础。一切文学史学的历史思维在思维自己的历史对象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共处于这个时间基础上，还有无数个平权存在而又角度迥异的评价者和评价系统，各自要求并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文学史因此变得更加难以“写定”。但必须强调的是，不管在历时的哪个“当下点”上，还是在共时的哪个价值空间与角度上，文学史学都应该有一种理论自觉：用文学史哲学意识，分辨自己的思维过程与思维工具本身的特点和根据，认识自己实际能够完成什么和“命定”地不可能完成什么，何以要这

样思考而不那样思考；同时，超越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直接的
价值评价和真伪考订，进一步分析现象“一般”地是怎样存在的，
怎样对它们进行逻辑的意义组合与历史的“复原”才是“合理”
的，而它们“真实”地罗列于我们面前反而是“不合理”的；我
们如此用功于历史陈迹，在怎样的前提下是值得的，历史对我们
有什么意义，而我们对历史又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与历史（或历
史与我们）经常地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中；我们为了了解文学的
历史而建立了专门的学科，这些学科在布局、结构上是否合理，能
否取得最佳功效，为了作出新的开拓，我们是否还应建立新的学
科。如果已有的某些学术思维范式已经陈旧，作为凝聚着它的理
论内涵的概念需要更新，而作为凝聚着新理论的思维内涵的新概
念在怎样的前提下“锻造”才能获得它们的足够的语义内涵，完
成它们的陈述与阐释功能，当它们因与“常识规范”有着相当大
的距离而被称为“生涩”的时候，这意味着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
意味着探索的失误……。。

这些大约是每一个稍有一点历史自觉意识的普通读者都会常
常想到的。而对于一个从事有关专业的人更应是不断向自己和别
人发问的。我们将试图作出自己的一些发问和解释。

目 录

序

第一章	文学科学三组双螺旋同一体的构成·····	(1)
第二章	文学史构成论的可能形态与历史上对此的 学术努力·····	(15)
第三章	文学史学工作基础的初步考察·····	(37)
第四章	文学史的自在性结构与评价性结构·····	(50)
第五章	文学的前史与本史·····	(59)
第六章	文学史目的论·····	(70)
第七章	不同地理-文化区域内文学史的深层同构 与表层异态·····	(78)
第八章	文学史的结构要素·····	(86)
第九章	我们向文学史要求什么·····	(104)
附录一	《文心雕龙》体系形态论·····	(112)
附录二	历史感与现代派·····	(122)
附录三	人类文学的一次哲学总结 ——黑格尔诗学理论研究·····	(132)
附录四	黑格尔的文学分类论及其意义·····	(149)
后记	·····	(162)

第一章 文学科学三组双螺旋 同一体的构成

一、已有文学科学的三元单倍体构成论的缺陷

我们现在讨论的文学科学，是一个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学科。这至少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春秋时期的理论算起。随着文学科学自身的发展，其构成日益完善。历代的研究者们不断参加到其建构活动中来。

对文学的研究使学者们发现，仅做共时性探讨是不够的，还要对文学做历时性研究。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学者们在评价文学时，总要站在一定的理论观念上，对文学的本质、创作的意图、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史的选择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些观念的累积和体系化，其实也就是文学的一般原理。运用这种一般原理评价文学作品（主要是共时的），也就成了文学批评。而对于历史的文学现象进行系统化的序列评价组合，也就成为文学史学。文学科学内部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这样产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样三个部分相对独立地形成，又相互联系地共同发展，是文学科学的一大进步。这对于研究文学现象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文学科学本体中是否仅是三部分？从前人研究的成果看似是这样。从文学事实上看也较符合。文学活动的过程不能没有批评，而没有理论从何来谈批评呢？批评的价值标准来自理论。而理论来自于实际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现象的共时的和历时状态的

分析和总结。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已有文学科学构成的单倍三元循环体系。

苏联五十年代的文学科学理论著作认为，“文学原理、文学史、文学批评——就是文学科学的内容，也就是它的基本部门。”^①八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理论界基本仍持这一看法。

英美的一些论著也持这种观念：“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显然是最重要的”。^②

从常识上看，这些划分是正确的。但如果深入仔细地对此加以分析，便看到了它们的漏洞。已有文学科学构成的基本假设可以做这样的立论，即由文学作品引起的一切现象皆可进行史的、理论的、批评的研究。显而易见的逻辑疑问是史的、理论的、批评的文学研究是派生的，还是自生的？站在发生学的立场上，似乎派生的更自然些。站在传统的历史主义观点上看，似乎认为自生独立的要好些。除去他们之间论辩的烟雾，可以说他们是一回事。第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第一个文学活动的完成，第一个接受者也就是第一个批评家，他所持的价值判断首先应是观念（“理论”）活动的结果，他的批评过程（接受过程中的评价），也就是文学批评，不管那时的情形多幼稚，多么不自觉，当这个文学活动完成时，它也就是一个“历史的成品”而自身“历史化”了。当我们把三个部分提出来研究一下时发现，它们也属于文学现象自身。文学科学的某部门企图揭示文学自身秘密的雄心不能不借诸其他部门的支持。而其它部门的自身研究又需要依据另外两门。结果是走入了自觉的以及非自觉的你我不分的局面。

三者之间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又确实各自独立。在学

① 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第4页，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1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科分类上也要有严格区分。那么，区分的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既相互“混同”又必须相互区分的情况呢？我们不妨从现代理论科学相当重视的“自我相关”现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文学的研究已不言而喻地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科学中几个部门是互相包容的，是不能分开的。一定的文学理论准则、范畴不能脱离开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活动；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无法脱离开一定的文学理论准则，范畴等。苏联《文学原理》的作者论述的这一观点，至少在逻辑上是循环论证式的。学科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基本划分应是完全可以的。不论我们把它们看作是功能单位也好，结构单位也好，它们都是有机整体的部分。”不可分离”的观念使混乱的文学科学内部构成更加模糊。而“不可分离”一语也是十分含混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科学内部的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分离。贝特森持这一论点^①。文学史只是反映谁源于谁，而文艺批评则研究谁胜于谁。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反映了仅在对象中寻找自身划分依据的缺陷。强调文学科学是以对象性存在的文学为文学本体，而将自身置之于外，这与历史进程和理论逻辑都不相符。分离的结果依然是混乱。文学史不可能只是作品编年表，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共时性一般阅读反应。

文学科学的构成在什么层次上是三个组成部分，在什么层次上不是，它们的科学抽象区间有什么不同？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相对区别特性，使我们相信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一性因果联系。它们的发生、发展是平行的。它们的区别无论如何都要在它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方面去研究。文学批评的存在有其深刻的自身的原因，一

^① 参见《文学理论》同上版。

套完善的批评理论为批评的客观化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理论也不是仅以外在于自身的对象为存在依据，主观理论自身对自身也对象化了。理论的价值也就在自身存在的实践意义上又得到一次确立。理论的初始范式在对象中的延伸构成了文学理论的表层形态。亦即理论对对象的操作应用成为理论的常规功能和显性表现，也是理论的初级的（基本的）自我证实。那么，文学史则更是如此。人们根据什么来编纂文学史呢？有的观点认为搜集事实建立因果联系，在无限的事实以及文献中寻求因果关系以表征文学历史的全貌。另有观点认为以文学观念建造文学史，深入研究作品序列，以理论形态的范畴、价值尺度、规范来写文学史。这同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何区别？依据当下文学观念来把握已有的文学作品，并进而编写成史，能真正地构成文学史吗？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赖运用其结构主义的分析手法，将文学史看成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文学从神话转向嘲讽，又从嘲讽转回到神话”。^①。用此法建造的文学史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封闭体系。于是文学史变成了文学主题模式循环的历史。这些都不过是一定型的文学理论范型在文学史领域内的应用。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史的理论本身。类似的理论形式还有颇多。在这些理论系统中，文学科学三个构成元都还只是被当作一个自足的“单倍体”来看待和建构的。

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已有的文学科学还只是由那个“三元单倍体”的内循环构成的。三者之间只是同语反复式地“自我相关”，共谐并进变成了相互抄袭式的相互解释。于是只能在平齐的层次上构成循环。在同一个层次上是不能解决文学科学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同义循环与自我相关的。超越这个层次，建立这三个分支各自的元理论，已是现代文学科学必须给予注意的了。

① 《外国文学报道》，1986年第2期，第2页。

有人对此似乎有所意识。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详细探究了“文学”概念的内涵。指出了“文学”概念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并揭示了文学理论这一术语包括“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史的理论”。这样韦氏确也在解决文学科学内部混乱的问题。但有一点，韦氏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在文学科学中居于哪个层次是不很明确的。它未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成规模的元理论。

二、文学科学三组双螺旋同一体的构成依据、形态及意义

学术系统结构的缺陷必然造成研究论域的不完整。文学科学三元单倍体的结构系统，由于排除了对元理论的建设，而明显暴露了它的缺陷。

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科学理论自身建构的问题。尤其是逻辑、数学的研究，不断向元科学的方向掘进，初步建立了逻辑的、数学的元科学。对学科自身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推动了学科自身的发展。

元理论研究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它把与客体直接对应的理论作为对象理论，亦即与客观对象具有直接联系的以现象为操作对象的理论。把更高抽象级研究所使用的理论称为元理论，它是对对象理论的进一步抽象，它与客观对象的联系已经远不那样直接和具体了。由此相应地产生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只要我们把各门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就不能没有它的元理论”。^①一位苏联学者谈到元理论时这样写道：“科学理论的一定的总和是任何元理论研究的特殊客体。同时，任何科学理论的目的都是对具体的现实的某一片断进行描述和说明，相应的元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探讨

^① 张家龙《公理学、元数学与哲学》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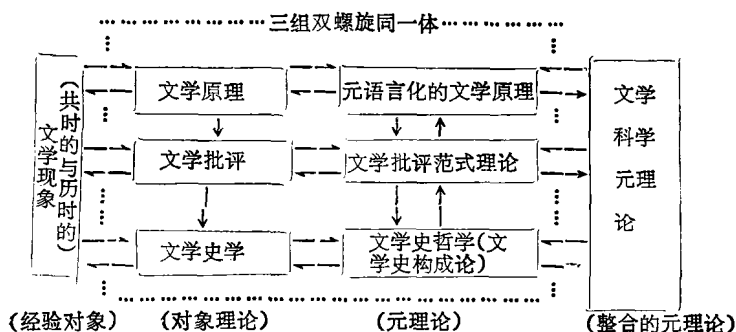
在元理论范围内所分析的理论或某一类这样的理论的正确建立的条件和要求……。任何元理论研究的基本目的，最终都是要建立与一般科学技术理论不同的，用元命题和元语句所表示的某种理论。”^②文学科学中元理论的建立意义正在于此。

文学科学在经验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行进了几千年。它的对象理论可以说相当丰富和完备了。也正因为它在这个层次上的丰富和完备，这个层次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就突现出来了。而文学科学内各分支的相互“蚕食”、同语循环、自我相关尤为突出。许多研究者试图从各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解决，但成果甚微。当我们将已有的文学科学理论看作对象理论之后，便可较容易地看到文学科学中各部门自相纠结的缺陷的实质。各个部门作为对象理论本就不能不有相应的元理论。而文学科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整个学科的元理论。这样就排除了文学原理作为全部科学系统的最高统领地位，在新的文学科学体系内它将有一个新的可以更好发挥其功能的位置。

文学科学的构成，一是对象的理论，一是元理论。由此形成两条链，相互区别又相互缠绕。结构系统的这样新的变化，将使系统本身具有某种新的功能。

作为对象理论的文学原理、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的建构依据各自的元理论模型。这样三元单倍的系统性质就得到了严格而科学的规定。尽管它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它们各自的功能使它们在学科自身的范围内建立与对象一致的抽象理论区间。每一组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子系统，构成每一组本身。对象理论与元理论组合成为三组式统一体结构。从而完成了文学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的构成。我们称这一构成为三组双螺旋同一体。如图所示：

① 瓦·萨多夫斯基《一般系统论原理》第118—12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这里，文学原理与元语言化的文学原理是一组双螺旋同一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范式理论是一组，文学史学与文学史哲学亦然。所谓双螺旋同一体，是一个借自生物学的概念。借此譬喻性地描绘这里的对象理论与其元理论的关系。遗传基因组织（DNA）是一个双链螺旋式绞合的同一体，二链的有机组合才包含着生命遗传的全部信息。把两链“拆开”，它们无法独立地执行生命遗传的使命。文学科学中每一个对象理论系统与它的元理论的关系类此。故我们譬喻地称二者的组合为“双螺旋同一体。”

文学科学中元理论的结构系统，应由一套严密的逻辑概念构架组成，它的术语、研究工具将大大优于对象理论系统，至少也不能低于或平齐于对象理论系统。

元理论以单义性术语指称自身系统以外的事物（对象理论），并与之建立一种映射，用一套新概念工具来研究对象理论的性质。把文学原理、文学批评、文学史学本身当作探究和表述对象，从而借助一种更抽象的语言来映射对象中的内涵。并用一种简洁的结构将对象结构蕴含于新的研究域之中。以便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指示对象理论的性质及构成。尽管完成这样一种元理论的建构充满着困难，但我们至少可以象其它科学领域研究中所作的那样，将事实间的组成关系通过抽象表示出来，对文学科学中的对象理论的构成作一次尝试性的抽象表示，进而掌握对象理论的构

成结构、深层的内在一致性，揭示出它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构关系。借此发现各对象理论系统自身的缺陷。指出各对象性理论系统的有效性适用范围。

建立这样一个科学元理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它不完全象自然科学理论的元理论的建立那样，仅以对象理论为依据。文学研究中的元理论仍要以各种评价性陈述——已存在的记录了文学活动的文献以及客观事实为对象，把对象理论放到历史事实与逻辑事实中去加以考察。

在给定对象理论的条件下，我们最终所做的乃是一种在一定的**问题抽象区间**上的结构的映射，因而抽象后的结构所保留的就只是对象理论自身构成关系的形式。元理论在被指称的领域中具有科学的阐释意义。而这一被指称领域则是科学抽象的结果，它只列举出某一性质作为与研究有关的性质，而从对象中抽取能表征这性质的参数作为对研究元理论来说有意义的参数。从保留能表征对象某一特定性质的所有参数的意义上说，元理论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对象领域的复制。如果在一切性质的特征上完全与对象领域一致，“实际上就是该域；或者至少是它所映射的域的孪生兄弟，从而使我们无法加以辩认。”^①正是由于对象的某一性质的确定，使元理论得以和对象理论保持同构。在这里我们认为文学科学中各部门的构成是文学科学所应重点研究的项目。这一关键之点也是对象理论与文学现象之间同构的重要所在，是我们把对象理论与文学现象的各自构成上的一致性及其动态特性放在一起研究的事实方面的依据，探究的关节点在于同构间的转换法则、转换的不变性和科学的秩序关系。

映射作为对象理论与元理论的一种转换一般来说是引起我们研究兴趣的所在。事实上，对象理论已是一种映射图，而元理论的

①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第183页，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主要内容来源于该映射图。所以对象理论的一些内容通过转换而传递给元理论。另一些内容是历史状态所提供的。这样在元理论与对象理论之间由转换的存在就引起了关于传递的问题。

两条螺旋单链之间的某种特定的联系，我们借用一个术语——键来表达。在生命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链螺旋结构中，两个单链之间是以“键”的方式联接的，由键互为作用，传递信息。对象理论通过类似于这种“键”的关系作用与元理论发生联系。元理论与对象理论的映射便是通过这一中介来完成的。“键化联系”中的每一种传递都对元理论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DNA的双链中，键化联系是通过化学关系形成的。而在文学科学的双螺旋同一体的两个单“链”之间的联系应是：对象理论在对对象的观照中浓缩提纯出的概念及其组合与元理论中的元概念及其组合之间的活性对应。亦即对象理论不断在对象研究中形成新的概念及概念组合关系，将之“映射”入元理论，使元理论的结构渐趋完善（或出现新的破缺）；而元理论形成之后，本有自己的逻辑独立性和逻辑自生——自完善性，它在这种逻辑的自生——自完善的相对独立发展中，又要求着“指导”着对象理论，发现着对象理论中的逻辑上的不完善，及历史和现实感上的偏失。对象理论与元理论之间的这种键化联系有着自己的方式和结构。如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变得薄弱，甚至十分隔阂而疏远了，那么，双方就应该开始明敏的自我检查和进一步调适了。强化二者的键化联系是对象理论和元理论长足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之一。键化联系也保证着对象理论与元理论之间的同构关系的稳定。没有这种同构关系的稳定，二者也就隔阂、疏远、甚至支离了。如此，对象理论将变得孤弱残缺，元理论将游离为无根之木而形存实亡。二者正是在键化联系的信息传透中活化与强化着它们自身及“构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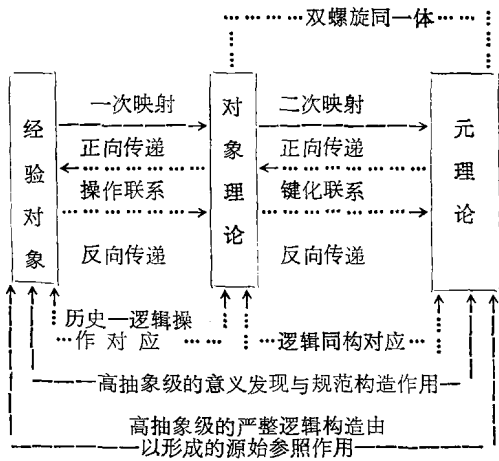
文学科学的每一组双链螺旋体中的相关单链的对应稳定性

来自于它们在深层构成上的一致。以对象理论的动态构成为元理论的抽象区间，是建构元理论的基础。对象理论的基源来自于经验对象的经验事实，经验事实的全部历史是一个不断指向未来，深入现在，并在共时态的时间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过渡态系统，历史时间中的过渡态系统成为下一共时态系统的基础。这样，全部历时态的经验事实的集合，实质上是一种在运动态的各构成成分之间彼此渗透、离合、吸附、排斥的过程。全部的文学科学中的对象理论在历经了千百年的建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时性相对稳定和历时性的多变性，就是文学经验世界历史的反映。那么，当人们用文学经验事实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时，发生了十分有趣的现象：当人们建立理论时就求诸于经验，用已被人们证实为真实的经验事实来说话。但当人们要去研究经验事实之间的深层联系时又回过头来乞望于建立在实证经验事实之上的那个理论。似乎研究对象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操作关系。结果产生了“怪圈”。现在我们把“怪圈”也看作是文学的经验事实。理论与经验统一于语言的实体之中为后世保存下了已往的经验，影响着文学科学自身的表述与再表述。对经验事实的再表述所取得的成果，形成了一套常识性的概念工具系统。它的运动改变着文学世界运行的轨迹。对文学的反思现在变得可能了。当看到这种批判的反思成为构成文学科学大厦的理性活动时，反思的效果将会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成倍地增涨。对这座已有的文学科学大厦作批判性的考察，采取其有机体的多方面经验的优点，大文化背景的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很大的拓展，跨越地域和时间。它不仅仅从某一有限经验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科学，而是从一个共同体的整个生存发展的期间中研究文学科学。将已往的研究本身也放进人类文化的连续发展的历史中，在似乎疏异的表现形态上寻找出它们在最深层处的共同性。经验事实与对象理论的确立无疑是基于一种历史-逻辑关系的对应上，这种对应已在已有的文

学科学中尚处在封闭循环的研究之中。元理论的产生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科学的研究范围，为各种现代科学的引入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对揭示文学科学的深层历时性本质提供了条件。文学科学的元理论与对象理论是一种逻辑同构的关系。构成上的同构就是双螺旋体之间的结构上的对应稳定性。

双螺旋体间的联接键是传递同构信息的变换中介。经验对象的信息输入给对象理论，对象理论的信息传给元理论，反之亦然，可见键化联系的存在实质上是变换传递的存在。变换法则的自身规定性，即是模型建立的强有力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在某一抽象区间上的同构性。

传递的方向从高抽象级向低抽象级的流动为正向传递，由低抽象级向高抽象级的流动为反向传递。正反向传递自身的性质构成传递方向不同的变换法则。我们可以把经验对象，对象理论，元理论的关系简示如下图：



先让我们探讨一下，文学科学中的各部门的元理论是如何通过键化联系将自身的规定性法则运用于对象理论的。一个元理论的模型就是一个对象理论的初始抽象框架。它仅仅是那些与对象